

最清亮的月令，是八月。农历八月，用瓷盏收百草头上露，研墨至浓，拿来点太阳穴可以解除头痛、耳目清明。我更想试试用露水磨的墨画花鸟和佛像，一定会下笔如有神吧。

一向喜欢秋凉时节。很早以前听琴歌《秋风辞》：“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觉得古琴的丝弦间流淌着无边寂寞的诗意。遥想百年前，王鲁宾在烛光下抚《秋风辞》，风灭烛，而他按徽自若，不差毫黍，满屋清冷萧瑟，余响飘迈。也喜欢张学友的《秋意浓》，粤语版叫《李香兰》，人和歌都是有故事的，就这样直抵人心。后来林志炫的清唱版本也好：“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一杯酒，情绪万种。离别多，叶落的季节



云山从翠 苏焱

“骨法用笔、气韵生动”，是苏焱的山水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也是她所推崇并不懈追求进取的原则和意向。

很多人作古意山水，容易拘谨刻板。苏焱则不然，她的作品师古不泥，也许是她遍临古画打下深厚传统基础，加上她处事为人积极乐观的心态，不断融入自然界带给她的感官印象，所以她的画很传统，却又能品出现代元素，让人产生共鸣，有如身临其境。

古韵心意

这幅《云山从翠》，画面仅以黑白论调，却表现出墨分五色的至高境界。平远式的构图，结合山界的曲折走向，很好体现出传统条幅形式所带来的独特视觉感。枯湿浓淡的合理运用，加上骨法用笔产生的精彩墨韵，使整张画面古意盎然，而又反映出艺术家自身的精神世界。生机勃勃的灌木、拟人化的房屋、高耸入云的山峰，墨色的变化，节奏的变幻，点线的穿插，无不在表述活在当下的苏焱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对艺术世界的个性解读。只有墨色的画面，却满眼墨彩，群山、白云、树丛，无不在以最不刺激眼球的方式强烈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和心灵，使读者产生对美好生活和自然的无比向往。

读画其实是与作者心灵的沟通。与其说是《云山从翠》吸引了我的眼球，倒不如说是画家所要表达的意境感动了我的心灵。



秋凉

胡建君

离别多……”我在空旷的房间把声音开到极大，直听得周遭落叶萧萧。曾听陆康先生讲故事。话说“文革”期间，丰子恺、唐云、谢之光等人被关在延安路河南路交界处的原上博劳动，打扫秋天的落叶。他们不忘在清苦的环境中自娱自乐。丰子恺笑言用一个词形容他们清扫落叶的样貌，那就是“斯文扫地”！后来又

又被赶去乡下劳动。乡下的风，叫“橄榄风”。于是他们又玩起了对子，丰子恺对“黄梅雨”，唐云对“芭蕉雨”，不禁令人莞尔。快到中秋了，我也插个队应个景，对个“芙蓉月”吧，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那真是花草美人啊。

任何季节，有了花花草草，总不见得生疏。秋日看花时节，国画系的朋友从山东带给我大石榴，捧在手心，心情也晶莹起来。施施然走在秋凉的校园中，天鹅湖边紫薇开得正好，木芙蓉刚露出小花苞，湖岸边马蹄金、佛甲草、扶芳藤这些绿色草木挤挤挨挨地舒展着，而石竹、大花马齿苋和夏堇作为当季的主角，开得尤为热闹。秋风一过，花儿们如心事般纷披起伏，五色斑斓，看得人心中柔软。一旦认识了某种花草，总会在各个地方不期而遇，直呼其名，如遇故人，这就是能识草木鸟兽之名的快乐。

最秋天的当属桂花开了，八月桂香将整个校园包裹其中，有一种熟悉的幸福感，如同爱人的怀抱。宋人笔记记载，宋仁宗天圣丁卯八月十五夜，杭州灵隐寺月桂子降，其繁如雨，其大如豆，其圆如珠，寺僧拾而种之，得二十五株。那便是后来遍植江南的月桂了，如此神性而诗意，却又那么人间。五代陈后主虽然治国颓唐，却是个生性浪漫的人。他在光昭殿后为爱妃张丽华营造桂宫，作圆门如月，后庭设素粉似雪，唯植一株桂树，想来有一种素以为绚的大美，又极



肉包子

陈丹燕

小孩子放学后从校门里冲出来的样子，就像很多个热气腾腾的肉包子滚到了地上一样。妈妈全都是属狗的，最喜欢肉包子，所以在学校门口的妈妈们，都是一口叼了自己的那个肉包子，就紧紧拉着，回家去了。这是我多年来接我家小孩放学时留下的深刻印象。这是小孩最快乐的时刻了。为了延续这种难得的纯粹的快乐，

有简约的构图感，觉得这个皇帝还是很有品位的。

花草作为茶饮亦是不错。秋季以收为要，宜静心凝神，如温和收敛的玫瑰、金盏花、安神静气的薰衣草等等，都是适合秋天的花茶。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最爱绿茶加玫瑰、野玫瑰果、柠檬及薄荷，作为每日午后的热饮。而我更喜欢用温和的祁门红茶配以法兰西玫瑰，醇厚的红茶与微涩的

玫瑰口感相谐，让人觉得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前些天偶然看到我喜欢的作家张大春写了一首关于秋天的诗——《岭南偶感之二十三·霜降早发》：“降泊新霜洽晚秋，青深不见海潮头。藏山雾市牵衣草，载籍天涯拂晓舟。冷对心观推物格，轻从云履受风流。茫茫漫老知何似，残月随人人看鸥。”读来满纸秋意，便戏和一首，也写凉秋：“无边霜月醉成秋，陌路闲花吹满头。轩裳无计垂长剑，青山有意送归舟。侈谈旧岁多萧散，却忆当年足风流。踪迹天涯谁会得，滩前留得一沙鸥。”张大春先生回复道：“颈联有妙趣。”一时凉秋也平添了另一种暖意。

西方名人的一些有趣的“鸡蛋论”，其中的哲理，你能领悟吗？

“一只坏鸡蛋的危害是一只好鸡蛋所无法弥补的”（查丹纳的法律论）；“鸡蛋越多就越难孵出小鸡来”（托富勒的改革论）；“黑鸡下的是白蛋”（纳尔金的经济论）；“不打破鸡蛋就煎不成蛋糕”（罗伯斯比尔的革命论）；“炒熟的鸡蛋无法复原”（皮·摩根的哲学论）；“聪明人不会把所有的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塞万提斯的小说论）；“借鸡生蛋往往是致富秘诀”（丹尼尔的财富论）；“今天一只蛋，胜于明天一只鸡”（福莱格的创造论）；“鸡蛋应该放在铁篮子里”（巴非特的投资论）……

1948年7月25日，在豫东战役结束后，胜利的曙光即将来临，父亲因旧伤复发，在前方野战医院救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没能踏进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新中国。

记得1958年，母亲带我回江西宁都老家，那年我12岁。通信员把我们母子俩带到村口水塘边一座很旧的老屋前，只见一位矮小硬朗的老人，手扶着门边在向我们张望，母亲拉着我的手快步上前，这就是我的奶奶！近70岁的奶奶右手挽着母亲，左手紧紧搂着我放声痛哭，激动得说不出话，许久许久才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谢家有后了……”我是一直跟母亲储秀英姓储，为什么说“谢家有后”？我不明

白。这时奔走相告的村民们，已把天井挤得满满的。

“我这有一个烈士的儿子要当兵，你要不要？”“烈士的孩子我要。叫他来找我。”就这样，1968年春我参军了。入伍前，母亲将父亲的一切告诉了我。父亲谢作霖，1915年生于江西宁都县朱源村一个雇农家庭，排行老三。一家人终年忙碌仍食不果腹，衣不遮体。9岁开始学徒的父亲吃尽了苦。小小年纪在他心中埋下了对那个社会仇恨的种子。1931年，父亲和他二位哥哥先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参加红军后，作战勇敢的父亲，多次身负重伤。1934年10月，主

西人鸡蛋论

那秋生

放学路上我们还要买个零食吃吃，走得慢点回家，绕点小街道，一起骂骂凶的、布置作业多的、喜欢用威胁的口气说话的老师。小孩子独

苗一棵，很可怜。要是作业太多，也要允诺帮她抄写，用左手。

要是小孩带了小朋友一起回家，几个小肉包子浑身散发着新鲜的汗气，简直令我自豪。于是请客小的们吃蛋糕，或者雪糕。一边买，一边要问清楚别人家小孩能不能吃凉的，有没有拉肚子，还要威胁卖东西的人，要是给了不好的东西，他的生意一定不能再做下去了。如今肉包子们都很金贵。

腾腾、烂巴巴、滚烫、白嫩嫩、香喷喷的山羊肉端上桌来，大家的脸上绽放着笑容，口水已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可谓“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似狼吞虎咽，从中也表露出海岛人粗犷、豪爽的性格。

吃公聚也有称“吃讲

怀念“吃公聚”

郭树清

聚”的，意为相聚在一起吃吃讲讲。大家围坐一起，边吃边喝，有说有笑，叙友情、谈农事、拉家常，绘声绘色，餐桌上的气氛融洽而和谐。半天下来，酒足菜饱，有的“醉眼朦胧看世间”，有的在家里懒得说话，吃公聚时却谈笑风生，滔滔不绝，也有的吃喝得意了，会玩上几把扑克，场面嘈杂喧闹，人声鼎沸，一片欢腾，其乐融融。在聚餐后的几天里，大伙干活，热情高涨，感到浑身特别的舒坦、轻松、来劲。

吃公聚还曾流传着“打巴掌不放”的故事，据说，某日夜晚几个人在一起吃公聚，正在吃得兴头时，突然间一阵风将煤油灯（当时农村没有电灯）吹灭。此时，为了不让大家趁黑多吃锅里的菜，有人提出以拍手表示停止吃东西。然而，有位小伙子灵机一动，用一只手打巴掌，一只手夹菜吃，反正黑灯瞎火谁也看不清。后来人们以“打巴掌不放”来比喻贪吃或菜肴味道特别鲜美。

这种吃公聚，刚开始时只有几个、十几个中青年

力红军北上抗日离开根据地时，我的父亲因负重伤未能跟随主力

部队长征而留下养伤。自此，父亲投入到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中，1946年6月任山东新四军第一纵队侦察营营长。

永远年轻的父亲

谢晓岭

随主力红军长征后就没了音信，是长眠在了雪山还是牺牲在了草地，一直到奶奶告别人间，也无人带回二位伯伯的确切音信。红军走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清剿。留在家乡的红军亲属，无论老人孩子都惨遭杀害。孤苦伶仃的奶奶是怎样度过这白色恐怖、艰难岁



遥遥新秋夕，亭亭月将圆。金秋时节，由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西泠印社联合举办的“朱痕积萃——中华珍藏印谱联展”日前在浙江省博物馆开幕，展出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的珍稀善本印谱80部。是印谱领域，迄今为止，最高规格的联展，朱痕积萃、琳琅满目，令观赏者目不暇接，留连忘返。

本次印谱联展分明代印谱、清代印谱、民国印谱三大单元，明代印谱有当时每部定价白银十两的顾氏《集古印谱》及顾氏《印藪》、甘氏《集古印正》、梁千秋《印隽》、吴迥《晓采居印印》、郭宗昌《松谈阁印史》、苏宣《苏氏印略》、张瀛《承清馆印谱》、《学山堂印谱》等。清代印谱有周亮工家族《赖古堂印谱》、汪启淑《飞鸿堂印谱》、查礼《铜鼓书堂藏印》、何元锡、何澍《西泠四家印谱》、陈介祺《簠斋印集》、《十钟山房印举》、魏锡曾《吴让之印谱》、丁丙《西泠八家印选》、刘鹗《铁云藏印初集》等。民国时期印谱有齐白石手批，贺增新《孔才刻石首集》、葛昌楹《传朴堂藏印菁华》、王提《麋研斋印存》、张鲁庵《金罍印撼》、赵石《赵古泥印存》、黄质《滨虹草堂集古玺印存》等，均为珠璣蕴润、光彩四溢的传世珍本。

西泠印社之藏，最具特色者当数历代原拓印谱，故本次联展，印社所藏印谱就有五十部。观赏名谱，缅怀先贤，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张鲁庵家属遵其遗嘱，将所藏历代印谱1525方及历代名家印谱433部悉数捐赠西泠印社。印社所藏珍稀善本印谱大多出自其中。其雅量深识，令人敬仰，高风亮节，名垂千秋。

本此展品中，活跃于清乾隆时期印坛的汪启淑所集辑的印谱就有《飞鸿堂印谱》《初庵集古印谱》《锦囊印林》三种，布展者匠心别具地将印谱中分卷最多、集印最多的印谱汇编《飞鸿堂印谱》与开本最小的微型袖珍印谱《锦囊印林》同柜展出，尤为引人注目。

《飞鸿堂印谱》（见图），是汪启淑于1745—1776年间集拓、金农、丁敬校定的大型总集式印谱，五集四十卷，共计收印3498方。各卷所载序跋52篇。此谱“用硃砂泥、洁中摘取辞句，皆本经史诸子百家，以及诗文、词曲、格言、成语，并释道等书及名号轩斋，皆为名言佳句。此谱璀璨陆离，光映几席，诚古今之巨观也。

汪启淑（1728—1799），字慎仪，号秀峰，又号切庵，自号印癖先生，安徽歙县人，侨居杭州。家有飞鸿堂，藏书数千种，尤酷嗜印章，搜罗自周、秦迄元、明印至数万钮。一生集辑印谱27种。其藏印之多，集谱之多，可谓空前绝后矣！

塞、寂寞、单调的乡村增添了一份乐趣。

花开花谢生命如流水。在如今喧嚣的尘世里，在“吃香喝辣”的时尚中，我却仍然怀念那时纯朴的充满民风民俗特有气氛的吃公聚。



月？难以想象！奶奶对母亲说：她坚信红军一定会回来，儿子们一定会回来！

参军后，我改回姓谢，并从一些父亲生前领导及战友们的口中知道：1948年父亲牺牲时任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先遣队队长。“先遣纵队由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六纵队抽调骨干组成，原准备先行进军江南，后因任务改变，留中原作战”……

一身戎装，威武、严肃，两眼炯炯有神地凝视着远方……几张已经泛黄、缺损，保存了几十年的老照片，上面有我永远年轻的父亲。

烈士信仰如此坚定，他们的勇气高过云天。

十日谈

父辈的信仰